

综述·评介

●马恒通

新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 对象争鸣综述 (1949~1989)

任何一门学科不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就无法明确它的研究内容、体系结构、学科性质和相关学科。图书馆学也不例外。研究对象的确立是图书馆学的首要问题。关于它的研究在历史上已推动了本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

我国图书馆学界40年来就这一问题进行过多次热烈争鸣。据不完全统计,40年来我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共发表论文70篇,有20种专著涉及到,这些论著中有约60种不同观点。本文仅综述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藉此提供一个40年“对象”争鸣的概貌。

1957年1月,刘国钧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发表了“供讨论用”的《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刘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图书馆事业有五项组成要素:(1)图书,(2)读者,(3)领导和干部,(4)建筑与设备,(5)工作方法”。“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这篇文章在国内引起了一场围绕图书馆学对象和内容的大讨论。同年5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举行科学讨论会,人们对“要素说”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周文骏认为,刘先生对研究对象的提法欠妥,因为“五要素”只能说明图书馆事

业不能缺少什么,却不能说明图书馆事业是什么,他所说的图书馆学的内容太庞杂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图书馆事业^{〔1〕}。张树华认为“五要素说”会把图书馆学引向形而上学的道路,使图书馆学的研究忽视本质和理论性的东西,而单纯追求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关懿娴认为刘先生提出的研究对象概括性不够,局限性很大。她认为图书馆学应研究五个方面(PMEST):P=图书馆的主体;M=图书馆的组成因素、方法、制度;E=图书馆的建筑原理、工作原则;S=图书馆的地域性;T=图书馆的时代性。这场讨论虽然涉及面不够广,规模不大,但意义深远。它不仅为新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开了个好头,而且提出了许多重要课题,打开了人们的思路,活跃了争鸣空气。

针对“要素说”,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有些人提出了“矛盾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的特殊矛盾。这类主张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的:“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他们用分

析矛盾方法来确定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但由于他们对图书馆的特殊矛盾认识各异,虽都是“矛盾说”,解释却不同。如黄宗忠在《试谈图书馆的藏与用》^[2]中指出,图书馆的研究对象是藏与用的矛盾。20多年后,他在《图书馆学导论》又说:“图书馆领域所特有的矛盾就是收藏与利用,这一特有矛盾就构成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编印的《图书馆学概论》^[3](1978年)则认为“研究对象”是收藏与提供的矛盾;系统收藏为了反复提供,反复提供要求系统收藏。曾浚一在《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初步探讨》^[4]中提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管理与利用的矛盾;“收藏”与“提供”不是主要矛盾,而是从属于“管理与利用”这一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不解决管理与利用的矛盾,收藏与提供的矛盾是解决不好的;“系统收藏”与“反复提供”不是贯穿于全部图书馆工作、整个图书馆事业的矛盾。黄宗忠在《图书馆学导论》中针锋相对地指出:“藏与用”、“收藏与利用”、“系统收藏与反复利用”,这几种提法基本一致,所表达的内容是相同的,“都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图书馆领域内特有的矛盾”;“科学管理与充分利用始终不能构成图书馆的基本矛盾,也不是图书馆领域特有的矛盾”,只是一般矛盾;管理与利用的矛盾在图书馆以外的许多领域内都存在,它不是图书馆学得以与其它学科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管理与利用”的矛盾不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

“矛盾说”是从分析矛盾入手研究图书馆学对象的。分析矛盾并不是问题的终结,还要进一步探索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以便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957年周文骏在《我国图书馆学的对象和内容管见》一文中提出了“规律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1959年文化学院编写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5]认

为图书馆学的对象是“研究图书馆事业和它的全部活动的规律”。1964年齐力典在《图书馆学目录学名词解释》^[6]中认为,图书馆学“就是研究图书馆工作规律的科学”。《辞海》文化、体育分册1977年版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图书馆事业及其工作规律的科学”。1978年《图书馆学1978-1985年规划的初步设想》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原理及其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1981年北大、武大两校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既不同意“要素说”,认为“要素说”“只能说明图书馆不能缺少的条件,而不能揭示图书馆的性质”;又不同意“矛盾说”,认为图书馆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寻找出确实属于图书馆领域的特殊的矛盾,目前似乎尚未成功。该书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1985年桑健在《图书馆学概论》^[7]中说:“图书馆学的对象就是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同年,吴慰慈、邵巍在其合著《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总结了上述各种看法,概括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因素”。

1981年薛新力对“要素说”、“矛盾说”和“规律说”提出异议。关于“要素说”,他认为有必要研究各个组成要素。他说,无论是研究图书馆还是研究图书馆事业,对其各要素无所研究是不可想象的;问题是从图书馆的角度有联系地还是孤立地研究这些要素。关于“矛盾说”,他认为藏书与读者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图书馆学的定义是精确的,但要使这个定义“适合于各个历史时期”就会发生困难。他说,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主要与次要矛盾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会发生主次易位。他举例说明了古代与近现代图书馆主次矛盾位置不同后,认为以藏书与读者之间的矛盾为研究对象无法“适合各个历史时期”。关于

“规律说”, 他说, 研究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 未揭示出图书馆事业的任

何特点, 作为图书馆学的定义, “显得笼统、简单”。他说, “要素说”说明图书馆事业不能缺少什么, 并没有说明图书馆事业是什么。认为“图书馆事业之本质关系”就可以说明“图书馆事业是什么”。他明确提出: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就是图书、读者、图书馆组织、图书馆方法等要素构成图书馆事业之关系, 研究这种关系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科学”。这就是所谓“关系说”^[8]。

1981年彭修义针对“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 提出了“知识说”。他在《关于开展“知识学”研究的建议》^[9]中指出: “知识、图书、图书馆和读者是图书馆学的四大研究对象”。1988年他又强调“必须将知识作为图书馆学的一种研究对象”。他说, 以“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为代表的图书馆学理论, 都是从图书馆事业内部进行考察的, 没有以社会文化作为背景和参照系。这三种学说是第1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而知识学派作为文献、知识、文化、交流四大学派之一的理论则是第2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知识说”是要突破第1代图书馆学对图书馆进行的孤立研究, 将图书馆放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 从而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动图书馆学的发展^[10]。

1982年张欣毅、刘迅共同推出了“层次说”。他们将上述观点综合考察、分析并给予了新的解释。他们认为这些观点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层次联系, 是对图书馆学对象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递进阶梯。图书馆活动及其构成要素(“要素说”)构成了图书馆学的“客观实体对象层次”; 图书馆活动的内在规定性(“矛盾说”、“规律说”、“关系说”等)构成了图书馆学的“抽象认识对象层

次”; 图书馆活动机制构成了图书馆学的“科学具体对象层次”^[11]。1984年11月杭州会议上, 有人则认为由于图书馆本身的结构具有层次性, 所以作为图书馆学的对象也必然有其层次性。图书馆工作与文献信息构成了图书馆学的对象层次。前者为图书馆所固有, 是区别于其它机构、组织的质; 后者则归于上位系统, 是社会信息交流中的一部分。作为图书馆学自身的对象, 它应当研究图书馆工作, 也就是研究图书馆在社会信息交流系统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方法、手段, 并以此区别于其它学科。而作为图书馆学所归属的上位学科, 则要研究文献信息, 即要研究文献的内容信息和形式信息, 研究文献信息的产生、传播、存贮及其交流方式, 以解决人们对文献的不确定性认识, 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1984年李世丁、周立人指出“矛盾说”中的“藏与用”、“收藏与利用”、“管理与利用”等矛盾大体上接近于图书馆系统的功能方面, 而“规律说”则较多地注意了图书馆系统的结构方面。“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都没有反映图书馆系统的整体联系, 即系统与构成要素的联系以及系统与其所在环境的联系。他们明确指出,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系统的整体联系, 亦即图书馆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或简称为结构-功能说”^[12]。

1982年郭星寿在《浅谈现代图书馆学的结构》^[13]一文中提出了“系统说”。他认为“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系统”。他的根据是: (1) 从现代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内容来看, 它已经能够反映出作为系统的图书馆活动的基本方面。它既涉及到作为图书馆系统的整体(如事业组织、网络化等), 也涉及到组成要素(如藏书、读者等)。(2) 它能够突出图书馆学研究内容之间的联系, 从而深化图书馆学的研究

内容。(3)它能够反映出图书馆工作同其它工作之间、图书馆学同其它学科之间的客观联系,将丰富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

(4)它能够运用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来丰富图书馆学的理论原理和研究方法。(5)它将有可能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系统方法的运用将使图书馆的研究从传统的定性分析走向定量描述,提高精确化的程度,从而成为一门更严密的科学。

1985年沈继武推出了“活动说”。他在《关于图书馆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14]一文中认为“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是“处于图书馆学由经验阶段向理论阶段转化过程中的认识成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但也存在共同的缺陷。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条件的局限,它们仅仅反映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各个侧面,而对研究对象的整体及其组成部分的普遍联系缺乏全面的抽象概括,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他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活动”。其理由是:(1)图书馆活动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现象。它由小范围的分散的藏书收集整理活动,发展到社会借阅活动,再发展到社会化现代化综合的图书馆活动,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2)图书馆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既有自身的建设发展,又有为社会服务的业务活动,还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其它社会实践活动,它同社会实践的广泛领域有直接间接的联系,具有丰富的实践内容。(3)图书馆活动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它不仅概括了个体图书馆的内部结构体系,而且概括了群体图书馆领域的外部结构体系。它泛指古今中外所有图书馆的一切实践活动。图书馆,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的组成要素,图书馆的特殊矛盾,图书馆事业的规律,图书馆的传递交流等,都不如“图书馆活动”这个概念表述得准确完整。

80年代以来,出现了颇为流行的“交流说”。它认为图书馆学对象表述应当是对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概括。图书馆活动的本质则是一种社会交流现象。它通过文献的搜集、整理、传递来实现信息(或知识、情报)交流。但是,在对图书馆活动的本质的抽象上,却又有若干不同观点。对同一“交流说”,也有如下几种看法。(1)1984年11月宓浩和黄纯元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基础理论讨论会上首先推出了“知识交流说”。他们提交的论文《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认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是社会交流,知识交流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社会现象,图书馆只是实现知识交流的一个社会实体。1988年他们在自己编著的《图书馆学原理》^[15]一书中,用描述性的语言明确提出“图书馆学要研究社会知识交流在图书馆活动中的特殊过程和特殊规律;研究如何搜集、整理、贮存和传递知识载体,以促进社会知识的交流;研究在社会知识交流过程中图书馆与图书事业自身变化发展的规律”。把“知识交流”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根据是:社会知识交流是图书馆活动的内在本质,而研究对象必须是所研究的客体活动的本质抽象。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往往把图书馆活动看作是人与物的关系过程;而知识交流论则认为图书馆活动主要是人际间知识交流的社会关系,传统的图书馆理论只把现有的图书馆活动方式作为一种普遍的基本的社会活动来认识,只看到了图书馆相对稳定的静态的一面,难以看到它动态的、自我更新的一面,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对图书馆的需求。只有以“知识交流”为基础建立图书馆学理论,而不是建立在现有图书馆活动上,才可揭示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和图书馆的动态变化的社会内在机制的联系,并可预示图书馆的未来发展。(2)1986年,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编的《理论

图书馆学教程》^[16]提出了“文献信息交流论”，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信息交流”。在当代，人们对文献信息的需求程度越来越高，文献信息交流正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把这种现象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旨在把图书馆活动置身于更广阔的社会活动背景之下，丰富图书馆学的内容，拓宽它的研究领域。(3) 1986年黎盛荣在《现代图书馆学的特点及其研究对象》^[17]一文中指出：“文献信息的开发与利用”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没有把构成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内涵分析出来，而“文献信息的开发与利用”是图书馆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最本质的东西，图书馆就无存在之必要了。

1987年邹本栋撰文《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应该是图书馆现象和本质的统一》^[18]推出了“现象本质统一说”。他认为图书馆学之所以称为“图书馆学”，就是因为不能离开图书馆，不管这个图书馆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图书馆现象”包括宏观现象和微观现象。宏观现象指图书馆、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因素；微观现象指图书馆的各个组成部分，如图书、读者、领导与管理、法律法规、馆员、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等。他认为“中介性”是图书馆的本质。“中介性”是指图书馆在精神生产与消费、知识信息交流、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与客观精神世界等方面处于“中介”地位，具有“中介”作用。根据唯物反映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必然是现象和本质的对立统一体。离开了现象去把握本质和离开了本质去认识现象，这在任何科学中都是不存在的。

归纳上述，4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在关于“对象”争鸣中推出了11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关系说”、“知识说”、“层次说”、“结构—功能说”、“系统说”、“活动说”、“交流

说”、“现象本质统一说”。

我国关于图书馆学对象的研究过程，也就是人们对图书馆活动认识的深化过程。由于时代条件和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以及图书馆随时代的演化，人们对“图书馆学对象”的看法必然不会相同。40年“对象”争鸣经历了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低级走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到整体、从一个学派到多个学派、由实用到理念的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每一阶段上的“对象”学说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当时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但它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欠缺。“要素说”忽视了对图书馆整体的和本质的研究；尽管也想揭示图书馆事业的规律，但收效不大。“矛盾说”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要素说”，但由于在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及图书馆事业中目前还很难找到固定不变的、包罗万象的特殊矛盾，所以它对“对象”的定义目前仍未取得成功。“规律说”（包括“关系说”）是“要素说”某一方面的重复和强调，但由于它离开了图书馆事业的运动，离开了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的本质谈规律，所以是空洞的、不科学的。“知识说”由于完全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思辩，它要研究知识的产生和创造，因而成为一门知识哲学。它与图书馆相去甚远，不能很好指导图书馆工作。“知识交流说”由于忽视对图书馆现象的认识，着重于图书馆外界环境的研究，即知识在社会中的产生和传递过程的研究，难以紧扣图书馆本身和整体，尽管它理论抽象性较强，终有曲高和寡之嫌。从逻辑上看，由于“文献信息”包括图书、情报档案、发行等众多的专业信息，其外延大大超过了图书馆学的范围，因而以“文献信息交流”作为图书馆学对象显然也是不恰当的。“层次说”和“系统说”实际上摒弃了学科对象特定领域的客观规律性研究。这种从结构推导出对象的论证是本末倒置的推理，显然也

是不科学的。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象决定内容,而且也决定学科结构,而不是相反。“结构-功能说”和“活动说”尽管包罗范围广泛,但都没有揭示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仍有经验描述之嫌。“现象本质统一说”实质上是“规律说”的另一种表述。它与“规律说”的不同在于,它认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是“中介性”,而“规律说”却未找到。“中介性”仍未有表达出图书馆的真正的特殊本质。“中介论”者提到图书馆的本质是“中介性”,图书馆具有“中介作用”,处于“中介地位”。但图书馆以外的情报、档案、出版发行、编辑等机构也具有“中介性”。“中介性”非图书馆所特有,“中介性”只注重了媒介作用。只管为用户(读者)提供文献信息,忽略用户对文献信息的利用(如何利用、利用效果的反馈等),这不是图书馆活动的最终目的。图书馆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使用户利用文献后发挥它应有的效益。“现象本质统一说”也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应该在社会知识交流与图书馆这一社会实体之间寻找其联系的特殊性。对这种“特殊性”的认识和研究应该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继续开展百家争鸣,“特殊性”一定会找到,“研究对象”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

参考文献

- (1) 周文骏。我国图书馆学的对象和内容管见。学术月刊,1957,(9)。
- (2) 黄宗忠。试谈图书馆的藏与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2,(2)。
- (3) 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武汉:湖北高校图工

委,1985。

(4) 曹浚一。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初步探讨。新疆图书馆学会会刊,1980,(创刊号)。

(5) 文化学院。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图书馆学通讯,1959,3(1)。

(6) 齐力典。图书馆学目录学名词解释。图书馆,1964,(4)。

(7) 桑健。图书馆学概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8) 薛新力。图书馆学定义初探。四川图书馆学报,1981,(1)。

(9) 彭修义。关于开展“知识学”研究的建议。图书馆学通讯,1981,7(3)。

(10) 彭修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浅见。湖北高校图书馆,1988,(2)。

(11) 张欣毅,刘迅。层次说——我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图书馆学刊,1982(3)。

(12) 李世丁,周立人。图书馆学的对象及其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赣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4,(3)。

(13) 郭星寿。浅谈现代图书馆学的结构。图书馆界,1982,(3)。

(14) 沈继武。关于图书馆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图书情报知识,1985(1)。

(15) 宓浩,黄纯元。图书馆学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16)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等。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

(17) 黎盛荣。现代图书馆学的特点及其研究对象。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6,(1)。

(18) 邹本栋。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应该是图书馆现象和本质的统一。黑龙江图书馆,1987,(4)。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来稿时间:1990.6.编发者:刘喜中。)

Farataine etc.) .1 table, 7 references.

The British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Group——Achievements

Information retrieval language——Researches and developments

Bibliographic classification——Reviews

Basic thesaura——Reviews

G254-62

The Ancient Holdings of Books of Official-Science in China / Wu Xi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1991, 17 (4) .-23~24, 49

The beginning of the ancient holding of books of Official-Science in China was very early. It possessed the embryonic form in Yin and Zhou Dynasties. There were the complete holding of books of Official-Science in Han Dynasty. Sinc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system of holding of books of Official-Science with the holding of books of GuoZiJian as mainstay formed, it had many specific feature was different from others and became a part of the ancient library cause. The holding of books of Official-Science was the historic sources of the library of Chinese university for practical purposes.

The library of university——History

The holding of books of Official-Science——Research

G253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ine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Ancient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Libraries / Wang Youmei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1, 17 (4) .-25~30

A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 were a Kind of peculiar and quite flourishing educational and academical organizations in the feudal society of China. The document acquisition work of the library was of a pinpoint accuracy, the document arrangement and the processing work of it were done with a very definite purpose, and its administration and circulation services stressed practical result. It pledged itself to fulfilling tasks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an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by means of merging an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and a library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properties of an academy and the service work into a single whole.

Libraries——China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library——Characteristics

G258, 89

A Controversy Over the Object of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in New China: A Summary / Ma Hengtong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1, 17 (4) .-31~36

For the past 40 years or more, a hot discussion on the object of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library science circles of china. There were 11 views representative of the various ideas. They are theories of the : "Essential elements" ;

“Contradiction”; “Regular laws”; “Relationship”; “Knowledge”; “Gradation”; “Structure-function”; “Systems”; “Actions”; “Unity of appearance and essence” and “Communications”. If we want to find out what exactly the object of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is, we should try to look for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cations of social knowledge and the social entities——the library.

Library science——Object of study

Scientific research——Reviews

G250-06

A Comment on the Study of the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Abroad / Shi Baojun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1, 17 (4) .—37~45

The article falls into two parts. The part of “A brief comment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introduces the brief history,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the active subjects of study in America, The Soviet Union, Britain, Germany, and Japan. The part of “summary of active subject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introduces 8 problems of common concern.

Library science——Basic theories

Library science——Study reviews

G250

The Comparison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CIP and the Utilization of Them / He Jianxin and Hu Fangfang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1, 17 (4) .—46~49

For the time being, there are 80% of books in western languages having CIP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Even though most of them are of CIP data U.S. Library of Congress (44%)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22%), still and all,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are in the class indexing, subject indexing, format, and additional entry, etc. The American CIP is more comprehensive and the average indexing depth is 2.38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British CIP. The Chinese libraries should choose appropriate class items to transform in the light of the users' accessing habits while making use of CIP data. And the selection of the main entry should be of items of highest ratio while putting CIP into practical entering.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Comparison

Cataloging of books——Utilization of foreign experiences for reference

G254.342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Library Building / Chen Jie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91, 17 (4) .—50~53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library building are as follows: (1) .Rational layout and arrangement; (2) .Complex structure; (3) .Formidabl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4) .Diversified functions; (5) .Flexible application, library collection in combi-